曹靖华的家乡情怀

□毋长华

新中国成立初期，豫西山区卢氏县贫穷落后，百废待兴。为发展卢氏县西南部教育和卫生事业，1955年初，卢氏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五里川修建“卢氏县第二中学”（以下简称“卢氏二中”）和“卢氏县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卢氏二院”）。其间，曹靖华对家乡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五里川是卢氏西南重镇，卢氏二中是卢氏培养人才的摇篮。历任校长屈满金、马书府、訾恒坚、陈世录等都和曹靖华有密切交往，特别是訾恒坚任二中校长之后，同曹靖华成为知心朋友，不但书信来往频繁，还亲自赴北京请教曹靖华对家乡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曹老鼓励西南山学子要奋发读书，争取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不但给学校邮寄《铁流》《毁灭》《鲁迅全集》《且介亭文集》等名著，还不间断邮寄《中国文学》《中国青年》《读书与学习》《中苏友好》等刊物，使二中图书馆不断丰富，使二中学生能及时看到最新的读物。

“办学的关键是教师。”訾校长按照曹老这一经验之谈，选拔配备了一支德才兼备、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学校尊师爱生，师生奋进，桃李芬芳，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966年10月，曹靖华向卢氏二中25名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师生代表赠送珍贵的毛主席照片；1981年6月回故乡期间，他亲切会见了卢氏二中全体教师和学生代表；1985年5月，他向訾校长赠送“月是故乡明”字幅，以表达对教育的关心和对故乡的热爱。

在曹靖华感召下，訾校长在离休后不忘初心，竭力为在卢氏二中校内立教泽碑、建尊师亭作出了巨大贡献。

卢氏二院肩负着卢氏西南七乡镇的医疗卫生服务重任，当地也陆续选派了一批对口院校毕业的专业人才。1985年5月，为改变该院医疗设备落后局面，时任医院院长尚保派医生贾建科到北京找曹靖华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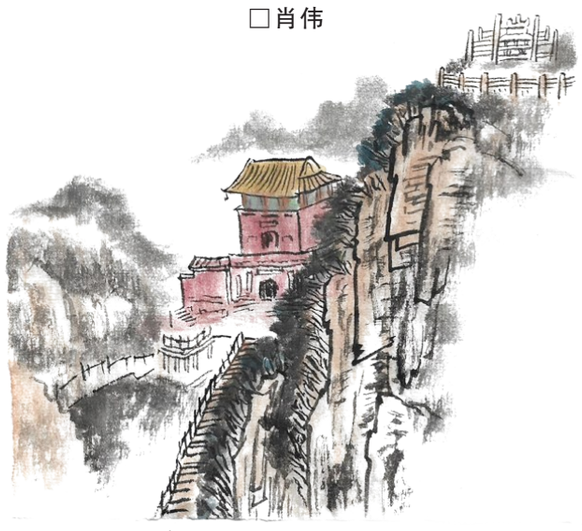
经多方了解，贾建科终于找到曹靖华住所。见面后贾建科呈上介绍信说明来意，并详细汇报了家乡的变化和卢氏二院的近况。得知医院急需一台X光透视机，曹老略加思索后说：“省委书记赵文甫因病住院，但他爱人朱霞是商业厅厅长，她可以帮忙。”遂手写短信一封，贾大夫如获至宝。茶叙中曹老还询问卢氏二院有多少间病房、多少张床位，并殷殷嘱托“家乡还很穷，要改善服务态度，提高业务水平，让老百姓少花钱，少痛苦”。第二天贾建科直奔郑州，朱霞厅长见信后说：“曹老先生写信，这是大事”，于是让贾建科回卢氏等待消息。

半月后，卢氏二院接到省里电话，让该院到郑州提货——一台德国生产的西门子牌X光透视机，当时只有地市级以上医院才能配备。卢氏二院职工一片欢腾，当地父老乡亲奔走相告，从此卢氏西南山群众也享受到了地市级医院的医疗条件……这是曹靖华为家乡人民办了一场大好事，虽然已时过四十年，贾建科大夫每每提起仍津津乐道，记忆犹新。

曹靖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8年了，家乡人民时刻都在怀念他，我们不但要学习他的著作，弘扬他的精神，更要学习他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朴实的家乡情怀。

陪父亲登泰山

□肖伟



父亲一直有个愿望：登泰山。这次送儿子去大学报到，返回的路上，他又一次提出要登泰山，我们便欣然前往。

车进入泰安后，视野顿开，城区景观优美，楼房高耸，街道干净整洁，无不昭示着这是一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魅力新城。

父亲今年七十岁了，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去过少林寺，登过嵩山，后来父亲经常提起早年登嵩山的情景。说到高兴处，便哼出《卷席筒》选段：“再不能嵩山岭上摘酸枣，再不能中岳庙里把戏看。”这次路过山东，来到泰安境内，雄伟的泰山呈现在眼前时，我心生怯意：这么高大的泰山，该怎样登顶呢？

在游客服务中心，我们咨询服务人员后了解：可以直接乘大巴车先到中天门，然后乘缆车到南天门；从南天门到玉皇顶距离不远，往返只需要三十分钟，这条路线最适合老年人攀登。我们买好票后便出发了，大巴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前行，不久便到了中天门。下车后，我们看到琳琅满目的工艺品，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父亲在摊位前看看、商铺里转转，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泰山石工艺品。这些泰山石大小不一，架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父亲指着泰山石给我们讲“泰山石敢当”的故事，我和妹夫认真地听着，一路走着聊着就来到中天门台阶前。经过商量，父亲先乘坐缆车到南天门，然后再攀登玉皇顶；我和妹夫则步行登泰山。

导游图上显示，从中天门到南天门的距离约1800米，登山通常要两个半小时。我心中暗想：这么点距离竟需要这么长时间！肯定是别人体力不行，我最多1个小时就能到达。于是，我提着水壶，加入登山大军。登山的人大都拄着手杖，沿着台阶快速行进。中学时学过李健吾先生的《雨中登泰山》，对泰山上的景物了然于胸，也熟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句。我边走边欣赏，奇松、怪石、瀑布，每一步都能看到独特的风景，其绝妙之处难以言表。尤其是道路两边悬崖上的石刻，字体遒劲有力，浑然天成，观后令人心生雄壮之感。

迎天门、斩云剑、五大夫松……登山道路边的景物一个个被抛在身后，不知不觉快一个小时了。身边的人逐渐放慢脚步，累得气喘吁吁，有些人已坐在路边开始休息了。问问从上面下来的游客，我才知道刚走了一半。此刻心中才明白：平时步行说的是直线距离，现在是向上攀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好不容易到了十八盘，这里的台阶更陡。抬头望向天空，悠悠白云从头顶飘过，偶尔掠过飞鸟的翅膀和身影。接着爬了一阵后，我累得双腿发软，坐在台阶上直喘气。喝了几口水，我咬紧牙关继续前行，可每登几个台阶就要停下，深吸几口气才能接着攀登。渐渐望见南天门，我精神为之一振。转头看向山谷，旁边的旧台阶是过去游客登山的必经之路，狭窄陡峭，后来渐渐被废弃了。现在游客脚下的台阶是新修的，宽阔平整，坡度较缓，人们登山也没有从前那么吃力。有几名游客仍沿旧台阶前行，我暗暗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毅力。这时，身边有一位肩挑垃圾袋的工人走过，只见他脚步稳健，泰然自若。他们每天都要清理游客带来的垃圾，从中天门挑到南天门，然后通过缆车运下山。他们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这项劳动，让我心中顿生敬意。

我长舒一口气，终于登上南天门。回头再望，升腾的雾气在绿树间飘浮，湮没了山间的道路。南天门顶端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古老的建筑在晚霞中泛着夺目的光彩。漫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恍若隔世。我拨通父亲的电话，他说已从玉皇顶开始返回。十多分钟后，父亲来到南天门大平台前，他告诉我们：从南天门到玉皇顶很近，但台阶陡，攀登难度大，途中遇到几位老人，几人谈笑间便不知不觉到了山巅。随后，我们在南天门前合影，记录下这温馨动人的时刻。

下山时，我们乘坐缆车在空中滑翔而过，巍峨的泰山、葱茏的绿树、渺小的人群尽收眼底。我想：几千年来，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生存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渐改变自然，如今能从空中穿梭而行，也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车辆穿过泰安城，昏黄的灯光下，泰山的轮廓消失在淡淡的夜色中。音乐渐起，喷泉涌动，高楼林立。广场前，人们翩翩起舞的身姿，诉说着时代的变迁和人民幸福美好的明天！

诗路花语

丰收的月亮

□李昌林

推开秋分的窗户
一个节日漫进来
两个节日漫进来
漫进来，遍地金黄
候鸟衔来一束阳光
把炊烟点燃
煮熟东方喷薄而出
那碗喷香的阳春面
阳光流金的九月大地
晒满丰收的黄金
不愿惊醒谷粒的新睡
只想轻轻为她
翻一翻身，捏一捏被子
酒杯斟满红高粱
邀下天宫里的嫦娥
赏花赏月赏秋色
品酒品茶品秋香
满眼触及丰收的喜悦
果香一层，稻香一浪
风，像喝醉了杏花村
摇落桂树满地的星光
星星盼望已久
丰收节，中秋节
粉墨登场，月亮早早
爬上那棵桂花树
月华的琼浆玉酿
灌醉板栗核桃圆圆的梦
谷黄了
果香了
月满了
玉兔在嫦娥怀里酣睡
还有那个高挂在天上
圆圆的大月饼
穿上了月亮的霓裳
把这寰宇间的美好香甜
均匀地分给人间

流年碎影

星空低语：时间的回声

□宋嘉释

小时候，我常坐在家乡的屋檐下仰望星空。那是我人生中最早的一本“天文书”。它没有目录，也没有注释，却用一种极安静的方式，打开了我对宇宙的最初想象。

夜晚并不总是漆黑的。夏季来临时，银河会在天幕上缓缓展开，安静而深远。那时我还小，只觉得天上的星星像是为我一个人亮的。爷爷说，那是牛郎织女的鹊桥。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星光来自几十万光年外，是亿万恒星共同发出的微弱讯号——它们不说话，只发光。

我那时并不知道“光年”意味着什么，只模模糊糊感受到，有些星星或许早就熄灭了，但它们的光，还在向我奔来。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星空，其实并不是“现在”。它是时间的倒影，是宇宙寄给人类的一封迟到的信。

后来，我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在实验室与会议室之间穿梭，也去过很多城市，见过更多灯光。但我始终记得小时候仰望星空的那种安静，像是一种无言的召唤。多年后，当我重新计算这些星星的距离时才发现，一颗距离地球1300光年的恒星，它的光在唐代初年就已经出发。当李白还未写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时，那束光就已悄悄从宇宙某处起航，如今才落进你我的眼睛。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所看到的，并非此刻，而是时间留下的回声。

你看到的，是它过去的模样。你等待的，也许早就在来的路上。于是我渐渐懂得，时间并不会匆匆流逝，它只是静静地堆积。很多人说，科学是冰冷的，但对我来说，真正的科学，是通向温柔的另一条路。它告诉我们，万象自有脉络，世间自有节律；也提醒我们，万物自有迟显，答案自有归期，有些东西并非立即可见。就像星光穿越千年、抵达我们眼睛的那一刻，其实只是它旅程中的一次短暂相遇。

你焦虑什么？你以为努力就该立刻有效果？宇宙早就说过：光都要走上千年，才能抵达一双仰望的眼睛。时间，有时是一种延迟，有时是一种酝酿。重要的事物不会骤然发生，真正的成长、理解、情感联结，都是日积月累的沉淀。就像你看到的一个人，并不只是他当下的样子，而是他过去所有经历和沉默的总和。

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该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星空时区”：它不催促你长大，也不评判你的迟缓，它只是安静地发光，像是在提醒你：“你可以慢一点，世界不会落下你。”“你未必要赢，但你一定要走得明白。”

如今，我依然偶尔抬头看星星。不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为了不忘那些未解的疑问。那些从宇宙深处赶来的微光，仿佛在对我说：每一次抬头，其实也是一次回望。

别怕慢，你早已在路上。

奔跑的秋天

□雨童

阴雨，终于把季节带进了秋天。记忆中，没有哪一年夏天，会像今年热得这般痴狂。东北从来不装空调的地方，也热得人直喊“装空调”。记得那年5月，正是北方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赵哥从牡丹江来看我，原本想多待几天，但走到洛阳竟热得不能继续。等我赶过去，只见他穿着一件短袖上衣，坐在夜市摊上，头上热得直冒着汗，说见一面就要赶快回东北去，这里的天气真受不了。就像20多年前在北京，刚过完“十一”长假，我穿着一身毛线方格裙子穿过西客站瑟瑟的风，赵哥却穿着羽绒袄、羽绒裤，全身上下圆滚滚地进了校门。我们之间好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穿越，最少隔着一个秋天——我们往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如何能真正地成为他们。

今年夏天的极端高温，AI搜索称是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多重气候异常叠加导致的，热穹顶效应首当其冲成了“祸首”。什么是热穹顶效应？简单地说，就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停滞并与附近低压形成稳定的Ω型环流，高层热空气被困在了一个闷罐子里出不来，冷空气进不去，地面热空气上升又被上层高压压回地表，形成热量累积的闭环。天地之间的热冷空气，不想着互相交流、和谐舒适共处，却在“你强他强”地争地盘。据说，这样的极端天气在未来还会有增无减。总之，热让人失去心力。在日夜敞开的空调房里，也只想躺着，汗水常常会肆无忌惮地从头漫到脚背，哪里还管得了矜持和优雅，这是从未体验过的狼狈。因此，我无比渴望秋天的到来。

日子就这样在不知所谓里快速流淌。高铁射箭一般窜出这座城市，也瞬间切断了我与这座城市的夏天对抗的记忆，让我有了挣脱束缚的惬意。我一路旁若无人地看向窗外。城市、村庄、工厂、房屋、丘陵、沟壑、结满果实的树、长满穗的庄稼、一簇簇的花朵、一行行的野草、绿得浓烈的田野、滚滚而动的河流，它们在车窗外起起落落、进进出出，我看到了一个奔跑的秋天，一个从春天奔跑而来的秋天。

在春天，我看过它们从冬天的沉睡里睁开懵懂的双眼，惊醒、破土、以新的姿态向上生长。一粒又一粒种子，种下了一个嫩嫩绿绿的春天；它们越过了夏天这个季节的河流，那是一个向内发力、生命不断裂变怒放的过程，只为奔赴这个明媚和娇艳的秋天，长成人们期许和它们喜欢的样子。所以，秋天不仅是一个成熟丰满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感恩和回馈的双向奔赴的季节。天地万物有大爱，在四季里自自然然地来，自自然然地去，流淌着、生生不息。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1小时20多分钟。早已不记得，有多少次背起行囊就出发。就像秋天从未催促万物，但我们却始终在奔跑的路上，不是逃离凋零，而是在漂泊中扎根，是依然热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光。

中年听雨

□李清

雨，是天地间最寻常的絮语，穿过唐诗宋词的平仄，一路下到钢筋水泥的现代，从光着脚丫踩水的童年，下到鬓角渐生细纹的中年。它从不是稀罕物，可到了中年，听雨时，却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滋味。

南宋蒋捷在《虞美人·听雨》里，以“听雨”为线，串起少年的疏狂、壮年的漂泊与老年的孤寂，其中“壮年听雨客舟中”的几句，像一把钝刀，轻划在每个中年人的心上。“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把中年人的窘迫与苍凉勾勒得淋漓尽致。风雨声里，藏着对前半生的复盘。那些错过的人、做错的事、未竟的梦，一一在雨雾中浮现，也藏着对未来的惶惑——路还长，可脚下的泥泞不知何时才能走完，肩上的担子不知还能扛多久。

我没有蒋捷那样历经时代变迁的坎坷，可每当雨声响起，尤其是那种淅淅沥沥、不疾不徐的雨，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心底翻涌。再也没有十几岁时光着膀子冲进雨里，任雨水浇透头发、打湿衣衫的莽撞，也没有二十出头时会对着喜欢的女孩子说“不管晴天还是雨天，我都愿意为你撑伞”的冲动。如今听雨，总忍不住想起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的，“雨总是让我想起过去的事，想起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雨声里，那些被遗忘在时光角落的片段会突然清晰，像被雨打落的花瓣，散落在记忆的泥土地上，带着淡淡的香，也带着浅浅的痛。

听雨时，思绪总忍不住飘向家乡。年迈的父母现在住的房子，早已不是我小时候漏雨的老屋。记得那时每逢雨天，屋顶的瓦片总挡不住雨水，母亲会拿着盆盆罐罐在屋里接雨，“滴答、滴答”的雨声和“哐当、哐当”的接水声，是童年雨天里最熟悉的旋律。可即便如今房子宽敞明亮，我还是忍不住担心，担心降温时雨水带来的寒意，会让他们的风湿病发作，担心雨天路滑，他们出门时会不小心摔跤，担心他们在家寂寞，连雨声都显得格外冷清。从前我不关注天气预报，可现在每天打开手机，最先看的不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而是家乡的。只要天气预报里提到“未来几天有雨”，我的耳边就会依稀响起家乡的雨声。

雨声里，还藏着对孩子的牵挂。我的孩子像雨后的小苗，转眼就长到离家的年纪，去外地求学、生活。他当然见过雨，也淋过雨，可他从未经历过人生的风雨。他也不会知道，他的父亲在雨声里，总会忍不住胡思乱想：他将来会在哪个城市定居？会不会像我一样，为了生活在外地漂泊？遇到困难时，他能不能像撑伞挡雨一样，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我仿佛看见了多年后的场景：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在陌生城市的雨里行走，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他却只能独自把伞举得更高。而我，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家里，听着窗外的雨，把牵挂化作眼底的潮湿。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写道：“四十岁时，我们终于开始理解年轻时读过的所有书籍。”或许，人到中年，也该开始听懂所有的雨了吧？我时常想问，中年听到的雨，究竟是天空忍不住落下的眼泪，还是云朵藏不住的叹息？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雨还在下着，像永远不会揭晓的答案。

伏牛

题字：邵玉铮